

山

書

山書第十二卷

設典護練民兵

崇禎十二年正月編修吳偉業疏略嘗觀宋之諸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以三鎮置帥文天祥請以四閩分都統制今非常之原不可驟開然衛所者高皇帝所以修郡縣之倫也事多寢微虛糜廢弱今宜清餉裁軍甄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投有功特令大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微辟募條收召義勇互相唇齒

以壯扞敵且民兵法壞極矣宋時河朔西路被薊州軍  
百姓相結為弓箭社韓琦龐籍倚以為用後雖廢弛知  
定州蘓軾嚴管勾弓箭社猶得三萬一千餘人即今保  
定安肅地方其民固在也兵燹之後百姓畏死樂生設  
法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勁兵矣上下部

### 京城後濠

四月內監曹化淳請京城外後濠以資守禦從之其工  
自土城廣梁門至大道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

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關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識者咸知糜金錢而泄地氣以議出內監帝方銳于舉行而不放爭給事中夏尚綱疏曰臣聞興事揆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求成酌其財之盈縮而議因議創此不易之經也頃因兵亂甫定之餘為

思患預防之計沿城沿河相度高下詎非園園謀愈哉  
但此非小役也濶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丈計延袤以  
若干丈計及非費億萬工百餘萬餉無以襄厥事而告  
成功且地多沙礫源非巨浸穿隄引流勞傷無算日今  
邊儲如流司農仰屋帑中之變時開搜財之術已盡而  
復于輦轂之下典浩大之役鳩工庀材捉衿露肘與其  
作之而若不繼何若先求其可繼而後經始且京城創  
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有之勝使可再求深廣

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後始增  
外棧七座臣愚以為蓋其工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  
帝毅然為之而有餘浚其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  
仍之而不改至于地脉來龍關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  
非少皇上俯仰興思當必有爽然于中者矣或者為牆  
戶網罟不妨過慎然與其守之門庭孰若守之藩籬若  
使一灣塹水足以拒馬則兵馬長驅所過如通德津  
其為廣川巨浸知復凡幾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知

控扼緊要在人不在險明矣春秋書莒潰明城惡者棄  
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  
口疲耗歲時豐歉而遽勤民興作使濬而河流通也猶  
慮所損已多矧又河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  
旋壅究無當于險阻之用手臣愚謂商理之道于今日  
議生必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  
工商防患之趙於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為  
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陋劣詎不

願高深增壯然早夜思維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聞  
願皇上熟計而議停之也不報兵部侍郎吳壯復極言  
之命止

### 議加練餉

五月楊嗣昌議抽各營勁兵團練令戶部議餉于是戶  
部遂議加練餉疏云兵額制五萬保四萬宣三萬陝二  
萬各省九萬前遼鎮標兵各一萬加餉添募約八萬新  
增兵五萬此兵數也八萬人之餉也馬步各半騎四萬



每人月二兩二錢步兵每人月一兩八錢共二百七十  
八萬四千新兵一百六十萬八千官廩一萬此餉數也

賦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可得五十萬閩  
稅量增可二十萬蓋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贓罰  
二十萬典稅三萬公費節省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  
萬于地畝上酌派十二年為始畝再加一分共派四百  
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上允如議行部初議照錢糧  
每兩加一分大江以南地狹糧重戶科言之乃照地畝

每畝加一分按嗣昌已議加勦餉一百八十萬欲練兵  
十二萬為勦寇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報兵八萬然仍  
舊籍之兵也此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議將宣薊遼  
兵抽而練之集成勁旅管制紛紜出彼入此仍舊籍之  
兵也勦不成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極矣

### 副榜入監

五月楊嗣昌建議以各省副榜准貢入監行積分之法  
又以副榜在後始發或多質增議于正榜之前一日先

出副榜于是奉有副榜允為得人之旨于是副榜諸士  
各以翰林科道自擬士風竄凌自茲益熾

### 開洋之利

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利歸公家疏言竊見中  
國之材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及燕秦  
單需孔急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無如何也然  
利害有宜剝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開乃釀隱禍而開是  
杜奸萌者則有如閩中之洋禁曾奉明旨然臣聞入也

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  
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  
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  
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魚以紅毛  
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  
云海者閩人之田也海濱民衆生理無路魚以餓饉游  
蕪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  
則轉掠海濱男婦束手及子女銀物盡為所有其為

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王直作亂以至於今海工固未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海外甌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二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裔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難籠沒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

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諸  
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設海上事亦未詳悉以生利  
弭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若知而不言詎所不放出也  
蓋海外之裔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東埔諸  
國道其國產糖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  
需而東洋則呂宋其裔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裔人鑄  
作銀錢獨威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  
若販呂宋則車得其銀錢是兩裔者皆好中國陵陵雜

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及服之  
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  
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  
機之裔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  
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兩洋入貢之  
裔恭謹信懼與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裔名加  
多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屢經撫臣雖大創初未嘗  
我怨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

奸民笑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  
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以為  
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  
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黃焰硝凡違  
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  
客江西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歷初年  
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至五六萬即可省原額  
之兵餉以解部而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



計不致飢寒困窮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  
因緣而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  
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  
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  
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為  
之考核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  
部以憑吊用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  
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風

之詩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閩  
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  
下閩省撫按查詳禁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著  
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保舉奔競

五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適因時值多艱皇上求賢共  
濟如飢如渴英才恐屈科目碩德或遺山林于是復開  
保舉之一途誠開門答岳之盛心也夫十步之內必有

茂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敢謂保舉內無人材乎然舉  
行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徵赴公車者固纍纍也茂材異  
等尚未有聞則人才實難舉之匪易亦可概見且內外  
諸臣所舉當其奉行之初猶知畏此簡書久而漸及親  
知維而道路所聞又有異焉者矣蓋事久生玩弊實易  
開蕪之人心不古廉恥道喪嘗見閭里之間凡利涉幾  
微輒奔走如鶩况以尋常布衣忽爾一旦而膺民社保  
無螻蛄而蠅逐者寧止如吾人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

劉股怯者盛筵工以廉取人則敵車羸馬惡衣菲食而  
已也且知人則哲古者所難今不擇所舉之人一概得  
推轂之典同聲同氣之地不無可疑况今之時何時乎  
嗟此小民死于盜賊死于凶荒所賴一二良州縣煦噢  
而撫摩之倘俾之非人為害詎止盜賊凶荒已也故古  
帝明王以郎官上應列宿不徇貴戚之請誠重之也今  
未論諸人任後之政績何如但其舉到之初選除之後  
手持白版望門投止碌碌猶人安在見其賢也昔宋臣

蘇軾曰得入之道在乎知人知入之法在乎責實自此  
以往望我皇上以成湯無方之心行堯舜明試之法當  
今最急無如強兵裕國二事草澤中真有諳練兵法膽  
略過人及平日留心國計不費加派而九邊充溢者群  
臣各舉所知下部試驗俟有功效授之以官必試而後  
用無用而後試庶真才得而營競之風可息矣臣尤有  
言者士氣之靜躁治亂之關也故六國紛爭而橫議載  
起有宋季晚而三學紛然今布衣易上條議諸生而屢

叩關大約有志于保舉而借題以騙官者也封駁之司  
表成聚訟似非盛世之景也巫望皇上嚴勅城捕衙門  
稽察無籍之徒以進跪為詞搗京師者亟行捕治庶頑  
冥知警亦正人心靜士氣之大機也

### 庸督撫賊

六月流賊張獻忠復叛楊嗣昌自請督師討賊逮熊文  
燦至京誅之初官兵既誅賊首高迎祥又因李自成于  
西川群盜夫勢張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于熊文

煤時而有殘賊四千文煤竈遇之甚厚為置婦人五百  
結營每夜許其輪宿八日而編其餘加官給俸賞資有  
加獻忠據位救城潛勾諸賊為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  
王秉忠為之謀至是遂殺殺城知縣阮之佃以叛羅  
汝才十九營並起應之獻忠督御史林銘球上書求封  
于襄陽銘球不從亦殺之時文煤招撫十三家之賊蜂  
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叛巡撫御史徐一范疏言可  
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裡錯過以楊嗣昌主

張于內訖入不聽事聞草文燦職冠帶辦事嗣昌自請  
討賊帝賜尚方劍並督師輔臣銀印給賞功銀四萬兩  
銀牌千五百面蟒紵緋絹各五百疋親餞于平臺後殿  
手書一詩以賜之及抵襄陽猶為文燦叙功上命緹騎  
逮至京論死棄市兵科初有疏糾文燦曰細閱理臣所  
奏撫張獻忠始末一段中間許多推卸無限躲閃臣益  
不解所為終不能不為理臣効一忠告矣獻忠者非如  
九股始議招安固給官制食官祿居穀城經有歲時者



也理臣事前既費經畫事後應有承當况操縱到頭之日事會豈肯讓人且繼鏡上手之時作用何不由我臣續其揭如襄陽院道楚中撫按及均州內監不得不因其求撫有此一大段騷擾是隱隱卸其擔子撫按監道而已不與也更可異者總斷之曰襄陽撫中情部職實未之前聞夫以堂堂部院總理八區而曰未之前聞更有何人與聞何事宜聞而作此局外之言哉且陳洪范所獲之關防先時竟無所聞臨時突爾請給倘無此箱

財之物何以應倉卒之求此皆愈尋思而愈不得其解也至于九營之撫三月以來竟無傳報之文亦無實指之事乃籠統點綴曰竟爾不驕漸有次第已耳豈皇工所資成于理治者如是而已哉

### 新河運道

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遠過馬家濠不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

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  
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  
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 壽節稱賀

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壽節其日遣為光宗孝元皇后忌  
辰帝登極後皆免賀禮部請照冬至郊天例次日行賀  
禮先之然卒不舉行至是年始登殿受賀如儀

### 祖妣加號

帝以皇祖神廟昭祀年八十命禮部擬上徽號明正舉行

### 親定考選

六月吏部考選科道以列卿首帝切責之既而親定左  
懋第袁愷陽澗蘭剛中范士冕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  
古汪承詒張緒綸為試御史吳昌時等各部主事

按此條當

補入庸督  
撫賊條下

### 外計過堂說事

四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乃疏言竊聞古入止盜安民之術曰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今當三載考績生民之休戚視係于是洗滌污穢共砥潔清無忝大典乃見川陝奏報詰問府臣之指叅群起驚訝黑白莫定去取罔憑臣因思百官坐棚後依棚過堂說事此乃考察第一切要不可不看實舉行耳蓋在外之冊報雖司道府廳皆得與聞至撫按會奏而有成說其貪廉莫與易也在內之諮訪雖與論鄉評皆叅末議至科道會單而有

成說其貪廉亦莫與易也故往例部院考功本內外之  
成說以為成說各處正官各為說事實無說也過堂已  
耳惟過堂無說而被恭之官與通國之人乃嘖嘖有說  
矣夫課實莫切于說事南北邊腹有事無事地方不同  
然各有一地方即各有官員之作為是必進布政按察  
司各官而今其逐一陳說如倫味與屯足餉已經聖諭  
申飭者及愛養一切大政務期指事實對件件看落不  
許模糊支飾而又執撫按之成說科道之成說恭錯辨

殿歸于至當盡于至一如布政司庇貪則按察司說明  
如布按庇貪則知府以下亦不妨說明而布按知府各  
官又不妨各出聞見不避怨嫌部院考功且以此定布  
按知府之明昏黜軟而殿最之其有不公不明者史料  
河南道又從而彈射之如是則賄賂無所容私交無所  
售畛域無所分而一歸之于職掌其于治功實效端有  
賴也又照多事地方需官萬分不同其果大奸大貪宜  
行誣點若隱細小過輕輕卸擔此人規避之端不可不

慮考察畢將卓異貪汙之尤者疏名上請如先臣高拱  
所議賞則量行宴賜罰則嚴行追贓在皇上自有不測  
之恩威以為求治之激勸矣

按此條當補入三月關洋之利條下



山書第十三卷

上皇太妃號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為神宗昭妃憲寧宮劉氏生  
辰年八十上册加宣懿康惠皇太妃按儀注上詣奉先  
殿行代告禮三宮皇太子等位俱詣乾清宮東暖閣候  
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乾宮從左門翔坤宮從  
中門皇太子等位從左門皇長女等位從右門出隨駕後  
同詣慈寧宮上于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禮坤寧宮

周皇后承乾宮田妃翊坤宮表妃各具起頂冠鞠服行  
四拜禮皇太子俱常服率弟行四拜禮長女二女行四  
拜禮上回乾清宮各宮方詣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起  
頂冠鞠服行四拜禮神廟端妃周氏和嬪梁氏光廟懿  
妃傅氏康妃李氏敬妃馮氏慎嬪邵氏熹廟貴妃范氏  
貴妃任氏良妃王氏及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榮  
安長公主俱具起頂冠鞠服行四拜禮各宮并三公主  
每進盃八副禮畢叙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表妃見

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見行一拜禮周端妃傅懿  
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禮田  
妃袁妃俱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禮梁和  
嬪邵慎嬪兩位前後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禮三公主惟  
與張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禮其各宮俱不行禮相見  
禮畢俱回各宮各府惟周皇后二妃皇太子等仍在慈  
寧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鋤刑大靈

閏正月刑科給事中李潛疏言臣聞國家之忠厚立國也十年最長今皇上嗣統一紀矣臣聽言厚德則典久竊之易應昌李長椿等曾待詔開釋又典暫禁之畢自嚴鄭三俊等曾旋令保候何嘗因問者已有定案而於新開籠何嘗待言者日為眩耳而方行解網其以十三年締億萬載之歷者端種厚于此臣近發科抄見強犯宋芳經一案奉有賊未獲併賊無主認的還着訊確擬之首因舉手加額曰皇上肯恤官犯今又矜民犯乎是

不徒此案之生機起實數十案之生倪動也臣往為司  
理每歎強犯之攀入也或借証指以報睚眦或借恐嚇  
以肆漁獵大約以有賊有主定辟而無是二者則罪疑  
惟輕近刑部諸格往往以秋後緩決朦朧結局噫獄底  
從此積矣誰無妻孥獨嗟望眼之欲穿莫言玉關速囚  
國天涯即是玉關誰無起居獨傷洗面之惟淚莫說夜  
臺苦園扉自黯即是夜臺念斯景也容以矜慎存之聖  
世而繁累近千武夫若人臣有持獄平恕者開改官則

諸囚哭聞起官刑中外賀今誰哭又誰賀但取皇上所見為情法已符無可加等者姑駁付法司則無不緣輕而重矣即今者雨雪愆期說者謂是不仰體聖意而非詳非確致抑鬱于和耳臣聞漢明帝憂旱嘗車駕以幸獄親錄囚徒嗣馬后言之寒明等言之于是終夜徬徨乃多所全宥是可見外而堂廡內而莞葦無不殫心繫繫為念而言之悽愴行之真摯久旱而驟雨此其應也乞皇上勅下該部十三司實實料理某項應速結某項

應獲詳某項出入重大有如唐戴主德所言成福入主  
大柄非下所盜而應取決于聖斷皇心所斷動即成甘  
霖有可退彗星不可致瑞雪者無是理也臣草疏方畢  
聞臣同官袁愷言謂謝啟先入獄為牢頭所詐被擊數  
掌又聞兵部侍郎王道直言謂傅宗龍入獄復為牢頭  
所詐搜銀一百五十兩夫官犯如此則民犯之魚肉可  
知臣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坐令獄吏之責移為牢  
頭之橫乞皇上併勅刑部查其姓名追贖正罪夫錄囚

徒而天乃雨坡臣願以蘓積繫當之系弘羊而天乃雨  
故臣願以鋤大蠹當之也刑部尚書甄淑以疏中有系  
弘羊鋤大蠹等語上疏謂刑部一官為衆怨之庸安得  
有許多身為人所烹也帝命降李膺二級調用未幾以  
錦衣衛四奏鄭鄭疏有刺文詔令指名言錢霖父子多  
婁事命連霖子尚賓尚賓尋廢決錢霖託刑部主事沈  
延禧行賄于甄淑事殘下于獄竟斃尋復原職

風靈修省



二月諭今春幸得雨雪農事有望不期連日風霾大作  
田地亢乾麥苗將槁甚至傷折樹木雖天心仁愛警示  
頻仍必由君臣積愆叢過所致朕不勝警懼焉或因政  
事多失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至冤抑  
莫告或豪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貧民失所諸如此類大  
干天和所以咎徵疊見亦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  
利弊有裨時政如得實情立行辨賞但不許因而懷私  
借題以取罪戾爾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實圖消弭

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部卽行擇日祈雨回風以  
安兆民

是年河南省城正月間舊雪不消皆結為芙蓉牡丹諸  
花枝枝俱全又相國寺佛像吐火自焚二月初懷慶一  
帶野草化為人馬之形盈甲戈刀如齒開封歸德大風  
晝晦如夜催餉料臣孫承澤疏奏免未完練餉不允令  
設法督催戶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去歲芻見下詔  
停刑而芻即消今年以風霾下詔修省何以久不應也

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  
先以文繼以實此時得無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  
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者兵  
汰而餉猶未減恐貪吏藉以濟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  
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二得其實  
停刑可以消暴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不教

會推總憲

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竊馬文升之言曰贊襄治

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官莫先于風紀風紀振百司各盡其職則庶績咸熙故總憲一臣關係如此其重也邇來人情貪黷甚至司寇大臣如甄淑近亦以賄敗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莫此為甚故總憲一臣推用尤不可不慎也臣于會推之南工部尚書汪慶百不能無說焉慶百品行卑劣為士論不齒向與彭汝楠同為兵部侍郎汝楠以規避總督被糾去任慶百醜顏就列久之復遇總督缺出以才不堪用奉旨罷歸矣天下寧有不

堪卿貳而堪正列者才蓋緣其賦性敦謹工于救媚以  
龍鍾之年而猶作暮行之事一旦授入輔臣國觀門下  
突起田間死灰復然儼然而南司空矣近以留都繕城  
之役工費浩煩復為得隴望蜀之計席猶未暖類鮑鮑  
憲之席今奪之推夫豈無因而獲此乎視朝廷之崇官  
峻職竟可唾手攫取一人握定誰敢復言既由田間而  
司空又欲由南空而北憲四視當年不北卿貳曾幾何  
時遽可謂好官由我公論盡泯也伏願聖明慎重風紀

勅部詳訪確推不然風紀之司匪人則足同列亦羞與  
為伍矣要地之線索雖靈舉朝之耳目難掩為慶百計  
宜早知自我庶留人間庶恥一事也臣與之風無嫌怨  
徇職盡言以免深曠跽鉅銜之地諒以臣言為不然  
臣請以一官謝之矣奉旨不必苛求憲臣缺另推

### 撤回監鎮

三月諭各鎮內員察訪已久兵馬錢糧器械等項稍有  
改觀但戰守防援事權未能盡一今將總監高起潛陳

省馬雲程盧維寧分守遼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邦典  
牛文炳武俊陳鎮喬崔進揚顯名并所屬中軍把牌俱  
撤回京另用申之秀除去總監字樣仍以守備察飭本  
信護守陵園崔璘除去兼察起存錢糧惟專理蓋務勅  
書另行換給武俊仍俟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糧器械  
及任內釐飭過事宜開明具奏凡邊務一切錢糧兵馬  
邊防勦禦等事都着督府鎮道一意肩承共體時艱各  
摠歡略殫力練防務期戰勝守固酬庸優叙悉照諭欵

五行若有疎虞五案大法俱存必罪不貸其總分見充  
兵馬應歸督府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親策諸士

三月召中式舉人四十八人于文華殿面問邊腹交誼  
何以復讐雲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  
會内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教  
百言帝為傾耳久之遂拔為第一葛世振第二高爾儼  
第三又拔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為簡討



周禹等為科道吏部主事有差

學校事宜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條議馬政曰我國家初設  
茶馬曾遣勳臣以重其任永樂中歲遣御史三員正統  
中歲遣行人四員成化而後止遣御史一員弘治中先  
臣劉大夏請命風憲重臣專理馬政復奉俞允以南太  
常卿楊一清陞都御史往治馬政一新正德元年見  
存馬數至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疋此修舉之效也事

久相沿寔失初意草場一任侵占軍士大半逃亡監苑  
既多裁革茶斤亦幸折納卿佐官員非以降調者免任  
則以物議者贅冗雜且不行于府衛况藩臬乎故馬政  
之廢事權之積輕使然也御史柯元伯嘗憤馬政之弊  
恤箇拾遺不遺餘力是以起解如額而又革坐名派引  
之弊夫御史巡察之官苟存心于清釐遂有見效其當  
設重臣久任整頓其于畜牧裨益斷斷然也或曰巡撫  
可帶管臣蹟揚一清之說曰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

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一清以風  
望聲濟之臣尚不兼理况下此者乎故琴瑟不調則必  
解而更張之伏乞勅下該部察照弘治故事履請特遣  
風憲大臣賜勅督理馬政三年六年如蘇北著育另奏  
取回破格論功撫按事體會同不許旁撓布按官員一  
聽選委仍勅吏部以後卿寺各官務擇才望推補或聽  
新設大臣疏請陞補其餘監死散職亦選北方少壯素  
知養馬者除補總理分任有其人充先代之成法以除

久病之積弊必有賴矣

又疏

臣按秦地剛勁最宜畜牧唐張萬歲王毛仲相繼為太僕其時畜馬蕃庶至一絲以易之何也蓋唐制八坊四十八監盡觀西之地芳草甘泉一任便宜所以盛耳洪武永樂中設六監二十四苑立國規模宏以遠矣後人不知大計而廢之至成化中乃添黑水一苑弘治中又添武安一苑豈非因時制宜強國裕邊不可已者故也

自先臣劉大夏建議楊一清力任清出草場荒熟地凡  
一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樹碑界四至恐後人之去籍  
也至于革去諸死如保川天地永康嘉賓所隆俱在平  
安之開城龍陽太和會寧俱在鞏昌之會寧安勝永昌  
慶陽定邊俱在慶陽之安化以及香泉在隴西康樂在  
京紫鳳林在狄道班班可考即戶口日蕃軍民視為永  
業難以議復然今非其時也流寇搶掠以來所渭秦隴  
懷慶鄜延臨鞏甘涼無地不荒蕪如延慶近日徵租熟

地圖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滿山草萊與塞外無異者若  
擇水草便利深究利害廣置監苑招募軍戶既堪養馬  
兼以資身不惟土人無驕且救荒有術也然胥察侵沒  
規條建置招集流徙設處經費皆非才望重臣身到眼  
到不可也孟軻曰受牛羊而牧之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矣廣監苑者求芻與牧之實政也

又疏

臣考我朝馬政統于苑馬茶馬市亦其大者也國初立

茶馬于陝西四川嘗遣國公賞金牌用茶五十餘萬斤  
得西蕃諸部馬一萬三千餘匹何其盛也考金牌之制  
上一行曰皇帝聖旨左一行曰合當差發右一行曰不  
信者死夫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謂之差發名尊義正  
德威震于殊俗矣志載原額四十一面上號藏內府下  
號降各番然臣科見貯二面十二年二月內曹恭進御  
覽驗其字號一則信字七十三號一則信字九十號可  
見初制主于盡羅諸番原不止于四十一面也正統間

以邊方多事停止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復金牌之制  
尚書劉大夏復准舉行尋以簡察未出事尚有待今皇  
上法祖攸行况于金牌之制肇于高皇利賴尤遠乎倘  
去容照斷然行之當不待再計而決矣欲行則先議鑄  
造納馬諸番正德年間被亦不剌搶殺殆盡金牌多失  
嘉靖中御史劉崙曾為清察不知見在內府幾何兵部  
大僕死馬衙門有無貯存按其缺失如式鑄造當亟議  
者一也有鑄造則議頒發永樂舊例三年一頒然國初



省諭各邊每月差行人一員令需馬甚亟合當一年一遣聽新設大臣便宜行事當亟議者二也有頒發則議勅勞國初番官有指揮千百戶鎮撫等項職名各領有誥勅勘合其後子孫相沿有無襲替合行察理請設頒給金牌其小族弱者差發馬少另行勘合以補其窮每遇納馬厚脊鼓舞格徠自廣當亟議者三也

又凱

臣方監苑之制上苑養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

匹國初馬數無令人知以監苑之所養例之二十四苑  
為數不實殆不能悉數以對也其後日以耗損歲畜種  
馬一千二十匹而已今三鎮奏討各軍挑選留遺有數  
而欲以博孳牧之效豈可得哉夫種馬馬之源也源大  
則鏡源小則鮮欲祈馬政非大畜種馬不可當日楊一  
清規畫馬政通計六苑可牧三萬二千五百匹以二年  
驟一駒計之可得馬一萬五千匹矣較腹袞懷養以派  
累窮戶不大相徑庭也哉然而何以得此馬也楊一清

曾討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收買騾馬七千匹今  
各邊呼額歲費無算豈可惜此小費不為苑寺裕本源  
哉如謂各鎮請發無此多所則仰體時艱不可無權宜  
之法如直省地方原設草場改地各有冊籍雖經起租  
不過五分三分二分之數比之民地頗差大相懸絕計  
酌時宜量行加科此地為牧馬而設選為買馬而用似  
不為過又如加茶馬司贏餘私茶及西安漢中西寧等  
府衛所貯私茶通融設法招易番馬除解額外盡發牧

養亦必有濟各苑衛繕厠內減銀兩有無見貯合行計  
度搜湊買馬亦一端也如謂此等清祭向稽歲時則有  
陝西苑馬寺牧地銀兩不可不撥歸本寺以充急用如  
隆慶五年文過熟地三萬頃足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  
萬分別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抵作固原軍餉又寧夏  
文過熟地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用地一兩五  
錢坡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此皆原設養馬  
場地別行那用大夫初意今本寺衿肘需矣立為撥歸

何買馬募兵之煩仰屋哉如果種馬聯雲北以生北駒  
以生駒不數年而數十萬之驍駒可指教矣

又疏

臣言市易奪種之事其備矣若倒斃無時其為害更劇  
馬飲餉無法暄冷不節失馬之性而馬之死者十一  
矣一任催債整日馱載盡馬之力而馬之死者十三矣  
雖立法考或勒令賠償窮軍之餉不可再剝責以殺賊  
而因以養馬安所得騰飽之色哉竊念邊外長技在馬

其收馬也千百成群揮水草駐牧若有調發凡駢一匹  
卽有牽二三匹是以馬皆壯猛善于衝突我軍欲角勝  
須是少做此意先臣大學士邱濬有言宜于邊城中擇  
空閑地為馬廐置長槽或十或五為飼養之所選老弱  
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置大園以貯草置大鎖以  
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  
事之時輪班收牧或有瘠損疾病皆官調治如此則無  
損失之患而免賠償之苦矣此議鑿鑿可行合無通行

各鎮凡馬軍營若無依隊伍或多或少橫槽共餵每十  
匹二十匹五匹軍二名專主飲飼收放各軍馬匹皆有  
印烙號記遇有征調携鞍領騎若有老瘵廐軍預行稟  
官雙賣有疾病即稟調治其本管守備十把等官日驗  
其餵養易豆與其馬之壯瘦而飭之若有倒損則同槽  
朋合賠償為力亦易果如是行之則一切官弁迎送騎  
坐及識字人等牽占跟隨與賃婦女騎乘馱載物件皆  
不禁而自戢矣其便一旦逃軍不能拐馬謀軍且無虞

覓騎其便二至每馬給草銀計日用草若干豆若干本  
管官親行盤糧稱驗則扣剋侵沒又無所容其便三如  
是而馬不苦軍而馬皆強軍不苦馬而軍皆壯矣

因薦獲罪

八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因陞兵部侍郎例應薦其屬員  
薦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中有綱常等語帝怒俱命逮至  
京各杖之下詔獄拷訊戶部主事葉庭秀上疏救杖之  
下刑部治罪 國子監監生徐仲吉于通政司進疏曰



以草茅書生何敢妄言况當天威震怒誰敢以身試法  
弟讀書思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  
君父之德如孔璋代死于季邕郭亮伏鑕于季圖皆志  
本成仁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  
逆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皇  
上察而誅之日者黃道周因為被逮廷杖之日臣工欲  
痛董姬望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  
之葉庭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為驚心此

真從來皇上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  
又又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  
父母父母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極惡終不  
忍死視其子觀其蠢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而思痛  
焉皇上好問好察過于古先哲王又銳意太平勵精圖  
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將執修  
序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之所想望也臣嘆道周通  
籍二十載平居瑣廬躬躬耕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

不報宗黨憐其貧鄉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  
一生學力止知有君有親幸遭遇聖明亦欲發抒所學  
雖其言嘗過熱而其志實純忠當酷暑萬里銀鋪就遠  
時因服草屨飲水啜蔬士紳挽繫幾不得行道路見者  
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國  
圖國罪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  
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于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  
之非獨臣草莽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展陽和未布大

書

卷三

文

臣絨嘿以需時小臣畏縮以全難使皇上所以教育裁  
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  
天下為世惜者也天下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墜其  
職業不盡不孝不本家修所致皇上方嚴典刑絕天下  
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  
而一旦顛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積善之心灰海內  
為忠孝志乎今天下又謂殺道周以激番輔弼而弼輔  
恐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絨閑諫臣而舉朝久已巷舌皇

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  
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者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  
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恨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  
優容望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知出漢唐賢主下臣請  
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禍蓋惟君  
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啻于人類者則從而誣之  
三季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推士氣失民心我皇上  
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

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見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清忠  
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赦臣狂  
妄賢得死所矣臣家有毛白之母堂有未產之親殺身  
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  
謹席藁願從棠庭秀之後

平臺台對

五月初七日御平臺台廷臣問治邊安民之道各官互  
有敷陳給事中孫承澤言治兵當擇將安民當重布按

二司帝是之令補既次日其既曰夫時有緩急事有重  
輕惟據其急者重者而政之大綱舉矣今之所急所重  
孰如邊與民哉昨蒙召對諸臣問以邊腹大計各以緩  
緩敦陳蒙令臣補牘故再陳之夫治邊之要臣以為得  
精兵數千不如得偏裨一得精兵數萬不如得大將一  
蓋天下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故將貴得其人也  
所謂將者不分文武者也我朝文臣如玉驥嘗克征蠻  
將軍矣王越嘗佩平邊征西靖鹵三將軍印矣惟是未

得其人則用先臣高拱之議多行採訪以儲之既得其人則破格以鼓舞之從來御將之法與文臣異御邊將之法與腹內異重其事柄寬其文法而其大者尤宜予以用人之權自偏裨而下或久與同事稔知其人皆得自為題補自行劄署俾知謀肝膈之士悉萃幕下兵部不必以分權為忌而邊事舉矣此古所以貴將將也夫安民之安臣以為與一利不如得一官得一官得一良州縣不如得一賢藩臬蓋州縣于民雖親然體卑而轄之者眾



凡樹德去疾之事尚有不敢徑行而直遂者至布按二  
司體崇而權重矣設建之初原貴以察吏安民詰戎輯  
暴非僅辦錢穀聽訟獄已也及撫按分道而兩司遂為  
承上接下之官暮氣奄奄隨人俯仰遂令事權操于新  
進推官之手是非混淆規制蕩然而民不安矣故為今  
之計宜慎選布按以風力學識之人居之選其權柄久  
其事任厚其遷推二司不職撫按糾之撫按不職二司  
亦照舊例糾之凡地方利病許徑直奏聞則上下通而

民庶安矣此古所以重密牧也凡此二者皆先朝已收  
之效實實行之治遊安民之要似不能外焉故邊方不  
能百年無事唯將帥得人則鎖鑰自固天行不能十年  
不災唯藩某得人則教養自裕此臣區區之愚也伏望  
聖明勅賜施行

處分補臣

六月諭補臣詳國觀大負委任命五府六部都通大堂  
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識具奏刑科給事中袁愷

特糾其奸貪誤國並諸臣交通納賄等事時國觀已回  
籍刑部提其班役訊問得實命逮國觀及行賄官未京  
先當會該時國觀託人求解于冢宰傅永淳事覺永淳  
罷回籍又當國觀出都時帝使人偵何人至其寓獨中  
書舍入王彥陞密語久之因令解事者訪之得其交通  
狀下刑部訊究國觀令自盡陞彥棄于市  
初帝與國觀密議財用匱乏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  
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

因以李戚畹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為二駙馬  
一萬而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初不在意而督之日急  
李復及其子國安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更力周嘉定  
奎乃其姻親工訖為言嚴旨切責于是李氏盡鬻所有  
至拆賣其屋內閣中書楊傑洪周國典者亦李氏親也  
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工納將如之何國觀知  
其致密以上聞因年終舉劾兩房官遂劾二人間住有  
旨各廷杖六十二中書老矣即日死翌日國觀夜歸下

與見二中書在門內忽失所在國觀懼而計無所出是  
歲歲晚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賄內人造為九蓮  
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內傳禁中投經于孝定孝  
太皇后者也建慈壽寺塑九蓮像于閣上遂傳以孝定  
為九蓮後身也至是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  
不念先世親屬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  
人遂要都喚去大都帝未嘗至皇子病所皆諸人撰造  
節次傳報帝大恐于是傳諭停止迨比復孝氏侯爵而

皇五子竟薨乃心恚此事皆由國觀欲赦之以謝太后  
未幾表愷疏糾國觀疏甚寥寥奉有成何彈章之旨愷  
遂再疏列其穢狀部提其長班審實逮國觀至京賜自  
盡國觀臨死曰吳昌時害之殊不盡然也

感念母后

七月感念生母孝純皇后未得奉養遂長齋純用疏布  
諸臣乞用輦不聽辛巳六月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公夫  
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坐輿鳳輦集臣家笑語如生

時因請除一切郊祀祭告遣謁忘日照常齋戒外或再  
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  
也二十二日下諭聖母託夢笑語音容儼然聚首朕聞  
之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遺謁忌辰朔望仍齋戒酌量  
進用自是始用傘御案工用湯飯器皿初係金玉後用  
磁器是冬止用漆器袍服大袖傅首止留尺五寸闊部  
各官皆以尺五為則

殤王封號

七月皇五子薨田妃所生妃生三子一承王一第五子  
一第七子七子生而隨殤五子名慈煥甫五齡至是亦  
薨病中言休咎事甚異帝痛念之諭禮部皇五子悼靈  
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禮部尚書林啟  
柝侍郎蔣德璟等合疏爭曰恭熙皇五子孝敬性成神  
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邁皇上以孺孝二字弁于皇封用  
表岐嶷而復錫以道號盛典也亦異典也臣等方手額  
贊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



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垂儀闡懿易名皆  
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元感靈通實不可思  
議之事望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  
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為世  
而望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  
及者稱為孺孝悌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  
追封真君之儀備祭大明會典集禮國朝典彙正續文  
獻通考社佑通典及本朝職掌等書茫無可循臣等禮

官也凡禮所以行者自當確為遵依依成懿美若其未  
經行者亦不敢擅自撰議致有乖違萬一使好異者以  
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  
大矣先之去真君之號

海運便利

七月臨清副總兵黃允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  
臣見河渠淤澁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乾旱必遠湖  
泉而海又無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介

山內有通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  
轉列公島至登州此夷險明矣當日遼事初起陸運費  
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  
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  
通濬小河多造脚船如通州抵壩故事于嶺上建倉駕  
居做石河陰洛口之逆待回空又載自淮河抵膠自海  
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

二運無不可者

母后遺容

九月初三日命中書官赴生母孝純皇太后懿親新樂  
侯第繪御容至初八日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跪迎  
門外工步出歸極門跪迎仍冊封光祿選侍郭氏為定  
嬪張氏為褻嬪李氏為恪嬪遣輔臣范復粹等捧冊行  
禮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御容者后母新樂徐  
太夫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炳左都督劉維祖諸孫文

燈文照及衛聖夫人陸氏諭禮兵二部叙爵

懿安壽節

十月十一日為懿安張皇后壽節傳命婦赴仁和殿朝  
賀命婦到者甚少帝令司禮監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  
梗塞又驛遞裁減京官勢不能携家下諭申飭

光廟遺容

九月十三日命中書官于武英殿繪光廟遺容至十月  
初七日完初八日郊時司禮監官恭請御容二軸供安

祭上帝尚翼善冠黃袍乘轎至武英殿外門橋下轎詣  
門下內立侍懸御容常服一軸上行一拜三叩頭禮退  
東旁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門進入行五拜三叩頭  
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  
容奉安綵亭內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進  
慈寧宮大殿內懸安

追封殤故弟妹

光宗在東宮生育頗多宗禎初追封兄齊思王壽皇妹

悼淑公主等又出御札皇六弟定懿妃出七弟敬妃出  
十妹慎嬪出皆殤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忠昭  
王十妹悼溫公主又親定王六弟名由禔七弟名由楮  
皇十妹名徽姪又追命九妹名徽始仍祭告奉先殿

交趾請封

十月兵部駁南交請封曰竊自黎莫交惡歲無寧日南  
交從此多事矣巡撫林贊夙具兩彙交兵一疏內云黎  
之國柄悉歸鄭柁併莫之後將益為所欲恐不能不為

身三  
六

屬吏之援等語其語意固欲存一綫之緒于莫以朽黎  
方張之萌也已經部覆奉有還着該督撫按責令道將  
設法制馭之旨遵臣果能實布恩威懇諭有方該省自  
循職恐後豈敢妄觀今于本月十九日接粵撫林贊一  
摺為恭報彙情事乃為安南頭目鄭杜代題請封王爵  
而發異哉何前後立言之殊倫故安南自莫登庸篡  
逆降封都統使迨後黎寧居添馬江以延黎祀至黎惟  
禛遂莫元宗歲貢方物神廟時嘉其忠順乃准襲都統



使之職今之請封何功而然歟且也黎莫相殘犬豕素  
性何無故而有所結之掠何無故而興悖慢之辭雖朝  
廷事小不斯殊恩而殺裔要約豈可飭報而該府所云  
鄭世檀國柄汲汲請封亦非為黎固已嗚貪得之無  
厭矣乃又云哓哓馬有駢于疆境不敢不為轉達不敢  
二字固憚于黎之狡逞亦憚于黎之悖慢乎夫其初請  
也郡覆旨給勅獎矣初請不許要挾而許之其于中國  
為失體于屬裔為長驕于邊臣為冒昧惟名典器不可

以假人內夏外裔之大義固慄慄也如謂姑予以結苟  
且之局以吳旦夕之安則又不然邇得其志將肆然而  
益橫莫亦可滅黎亦可寡無黎與莫憂及中土即欲以  
茅土之券塞賂壑之欲豈可得哉謂宜明告黎裔封錫  
之典乃以待有功如歛敵土屬使不內侵和輯莫那各  
安境宇朝廷方有寵異之加何待陳請如其不然吐吾  
藩籬張吾氣勢恩信以服其心兵戎以折其敵總以詳  
內略外之前籌多方布置斷不可以一紙代陳諉封疆

之事于模稜也

追卹勞相

十一月吏部尚書李日宣請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世廕  
疏略言居正歷相穆廟神廟兩朝佐理勛猷不可殫述  
如東制諸造一切操縱得宜是以邊圉無事教十年安  
享太平載在史冊鑿鑿可據當年僅得世襲錦衣千戶  
歲久論定之後止復其文廕而武廕尚新夙將如戚繼  
先俞大猷子孫俱經追錄故輔功高發蹤賞未世延此

曾孫張同敞所為叩關以請也尋授同敞中書舍人

### 限田之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疏請限田言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產百間其下遞減多者入官下各官集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議曰限田之議其意甚美其實甚難行蓋限田起于井田三代時井田政可限也自秦後而經界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唐李翱元稹宋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為抑富核貧之圖然行之而亂

如漢王莽宋王安石實似道其前車矣莽名天下田曰  
王田不得買賣令男女口不盈八者過一井者分之漢  
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為奸利天下愁怨安石行方田  
法分烟折產遣使巡行到處騷擾似道以官資計項以  
品格計數將官民田逾限者抽充公田至自損已田為  
私為倡而得禍益酷彼其初意非不善而并田既湮勢  
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口稀少地土荒曠田  
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未幾亦廢我高皇帝洞觀

千古損益百王獨不行限田之令且許民儘力開墾為  
業又令以北方府縣近地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者不  
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  
河南及江北等處民間田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  
給以牛種田器蓋不惟不恨而直恐其不田惟恐其不  
田故一切窮民皆得以儘力開墾而無不田亦無處不  
飽其時家給人足可行禹里不費糧可謂菽粟如水火  
之效矣雖亦令履畝丈量為魚鱗圖冊申履詭符投獻

之禁則亦以限田之法默行于其中而規模宏遠矣議者徒知豪強兼并之害欲裁其田以與窮民而不知民之窮者卽以田予之而田器半種皆不能脩其勢亦必托于豪強而豪強有力者卽欲裁之而不可得且其田又皆非無故而授受也而欲無故而奪之其誰甘乎鄧元錫曰限田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魚竈誘誑朋黨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于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賂貧弱抑

勤名曰均田實為弊孔三難也故王莽王安石實似道  
行之而亂皆生今反古之過也今欲足食莫如務農欲  
務農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痛懲游惰使人得盡力于  
田而不為之限則惟在遵守高皇帝重農諸諭如北平  
山陝江北諸處聽民儘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植桑  
棗修治農田水利歲積常平倉之粟令府縣官考滿以  
農田水利桑棗為殿最能實依令甲行之如此庶民勸  
于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急



務乎若毘限田之禁愚萬以為不可行也

責成京縣

十二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竊見從來誦吏治之盛者莫過于漢然一時循良多出于扶風馮翊之間蓋首善者四方之所風也由近迨遠古蓋斤斤重之矣臣于大典死牛兩縣不能無說焉其治隸于輦轂之下雖未可與外縣比設官分職原有應盡之責非可泛泛郵視也故一謂之縣則都聚村落皆其所任之地流寓土著皆

其所任之人試觀今日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搶奪屢見  
近郊之民家稍溫飽鮮克安枕該縣曾差捕役一擒緝  
親身一察視否也且飢民滿路死僵相望城外日日割  
入而食該縣設廠粥廠義廠掩埋殘骸義人也意惟曰  
緝盜則有衙捕施粥則有城坊然該縣果無事之官端  
居而理茲優閒而比錢糧已乎蓋近來兩縣陞轉甚速  
恆以部曹待之故人百計營得袖手需轉以致民事之  
皆廢衙役任其縱橫吏治之不光蓋莫若首善之尤甚

矣今海內多事吏于外者撫綏流離扞禦盜賊艱苦備  
嘗筋力故踴躍春明門不啻天上何當功令嚴明之日  
獨寬然于京邑殆不解矣伏望皇上垂念重地嚴諭宛  
大二縣實心盡職眼前最急莫如安插飢京勸捐施粥  
一事倘悉心得法存活能多與以優陞不然立加重治  
仍望勅部以後京縣揀選年力精壯者一如外縣之例  
三年俸滿果有正薦方許轉部四年俸滿曾舉卓異方  
許與考選庶不鄉視一官將見歲輔循良可方駕西京

而上美至于南京兩縣近聞廢弛亦甚似當一例推行以重根本要地下旨嚴行考核以重畿輔

### 勢紳怙惡

三月南御史成勇糾貪紳原任吏部侍郎蔡奕琛並刑部侍郎童允岳受賄事奉旨蔡奕琛受賄關通吳中彥致書董允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速奏至十三年浙江巡撫熊喬謂巡按王範查奏之疏上力為剖白刑科給事中孫汝澤駁之曰臣辦事垣中察得原任刑

邵侍郎蔡奕琛受賄闕通一案已經二載有餘屢催速  
結及昨翰值發抄始見浙江巡撫察奏之疏不勝驚駭  
何兩臣瞻徇之太甚也奕琛奉嚴旨原察其受賄闕通  
事情令撫按據實速奏疏中滿紙支吾承行之口開展  
辯之地殊不知吳中彥以敵國之富家貲半費于營脫  
蔡奕琛章光岳內外為之居間得賍各以萬計長安之  
人能言之浙中之人能言之即僭按臣喬可聘之疏不  
見在乎知府石萬程同推官文德翼等同公訊問中彥

之子吳徵雋信口直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  
有實跡乎無實迹乎又奕琛向按臣關說吳徵雋係奕  
琛同年朱澹修之愛婿若婿即琛婿也乞從寬政等語  
此有實迹乎無實迹乎獄貴初情稜稜鐵案恐未可一  
筆抹殺也尤可異者中彥獄中與刑部侍郎章光岳書  
稿有云所有用費併祈一應諒不能負此正與原疏載  
中彥將揚州鹽本十萬兩托王子元等運京營幹情事  
相合撫按職司風憲正當根究底裏據實入告以申朝

廷懲貪之法以警內外把持之風乃瞻前顧後畏勢惡  
而不畏君父顧情面而不顧清議使各省撫按盡若此  
則繁潔 臣欽仲遠為徇情護惡之具矣天下事尚可  
言哉臣謹循職掌據事恭駁即以冒禍不違恤矣伏望  
聖明垂鑒施行

按此條當補入三  
月親策諸子條下